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 红色风暴

第二集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第二集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第二集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 紅 色 風 暴

第 二 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搜集了四十三个革命斗争故事，記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人民对敌斗争中的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以及革命領袖在江西的一些傳說。从这些革命斗争故事里，不仅可以看出江西人民坚强不屈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也可以看出革命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

## 紅 色 風 暴

### 第 二 集

本 社 編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01037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7 5/8·字数：135,600

1968年7月第一版

1959年12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30,110—55,154

統一书号：T 10110·17

定价：(6)六角四分

## 目 录

|                    |          |
|--------------------|----------|
| 回忆红军时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二三事 | 徐松林 (5)  |
| 朱军长打禾的故事           | 彭 洲 (11) |
| 彭德怀同志二三事           | 顏 甫 (13) |
| 送棉被                | 謝儒生 (17) |
| 朱总司令爱兵的故事          | 陈友生 (19) |
| 烈士塔                | 田 濤 (24) |
| 瑞金人民的斗争意志          | 張 哲 (28) |
| 地下支部               | 雁 波 (34) |

|                |           |
|----------------|-----------|
| 毛主席劳动生产的故事     | (75)      |
| 毛主席在步云山的故事     | 彭江流 (77)  |
| 莲花一支枪          | 龔 鉄 (80)  |
| “应该送上井冈山”      | 楊义有 (87)  |
| 回忆井冈山上的战友張子清同志 | 何长工 (91)  |
| 曾天宇烈士          | 周参天 (95)  |
| 智杀土豪           | 凌 峯 (115) |
| 井冈山的故事         | 楚 奇 (126) |
| 枪              | 凌 峯 (130) |
| 送寒衣            | 凌 峯 (134) |
| 一包药            | 凌 峯 (141) |
| 朱军长挑粮          | 邱礼閣 (143) |
| 买药             | 凌 峯 (145) |

|                                |               |
|--------------------------------|---------------|
| 一 [草寇] .....                   | 凌 峯 (148)     |
| 軍长和士兵 .....                    | 陈开明 (151)     |
| 三发子弹打冲锋 .....                  | 凌 峯 (153)     |
| 无名女英雄 .....                    | 尹清早 (155)     |
| 朱軍长送馬 .....                    | 謝泉宮 (157)     |
| 当年桐木区的五虎将之一——賴衍洪烈士的故事<br>..... | 王 慢 (159)     |
| 死亡綫上的斗争 .....                  | 刘俊秀 (161)     |
| 梅花姑娘 .....                     | 罗 宁 (173)     |
| 宁死不屈的三百个英雄 .....               | 新 兵 (177)     |
| 老紅色战士感慨話当年 .....               | 傅德鑫 (179)     |
| 考驗 .....                       | 傅学淵 (182)     |
| 在毛阳山上 .....                    | 張人远 (193)     |
| “就請你送我出城吧！” .....              | 孙自誠 (200)     |
| 打报呈 .....                      | 孙自誠 (205)     |
| 渡江夜襲 .....                     | 孙自誠 (210)     |
| 三十張膏药 .....                    | 孙自誠 (216)     |
| 借台 .....                       | 孙自誠 (219)     |
| “黃道吉日” .....                   | 晏亚仙、朱正平 (226) |
| 林宝与桂英 .....                    | 晏亚仙 (232)     |
| 爆竹換步槍 .....                    | 孙自誠 (237)     |
| 梨子 .....                       | 孙自誠 (239)     |
| 欢庆端午节 .....                    | 凌 峯 (241)     |

## 回忆紅軍时代毛主席和 朱总司令的二三事

徐 松 林

一九三〇年的时候，朱总司令是紅四軍軍长，毛主席是紅四軍政委。紅軍战士穿的衣服各色各样都有，每个人左手戴一个紅袖章。子彈很少，一个人最多五十发，有的只有三五发，看見一顆子彈就象看見宝贝一样。很少人有子彈帶，子彈就裝在挂包里或放在口袋里。枪支也不好，大多数是福建土枪。有許多新战士沒有枪，就背梭镖或山叉，扎上紅須，显得很威风。大多数都是穿草鞋，很少人有袜子。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直接教育、领导下，同志們作战特別英勇，不怕牺牲。攻击命令一下，各个战士都象猛虎一样冲下去，几个钟头內就能把敌人消灭。那时毛主席很瘦，每天到宿营地，就和朱总司令、參謀长开会商量作战和行軍問題，时常靠在桌边、椅上或石头上，亲自写命令。房間里挂着軍事地图（地图上插着紅白小旗），每天晚上他总是来回地走来走去，想作战計劃，有时和朱总司令在一起想。計劃沒有想好，工作沒有布置好，他是不睡觉的。外面来了报纸，他不但从头到尾仔細看一次，有时

还要看两次、三次，一夜不睡也要看完，重要的就把他剪下来。行军时他骑在馬上，不看书报、就想計劃，不然就打瞌睡（因为他晚上睡得太少）。每次作战毛主席总是先想出計劃，和朱总司令具体商量研究，然后再召集各軍事首长来討論决定。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計劃十分周密，所以总打胜仗。如果情况不利，馬上下令轉移，选择有利的时期和地形再打。敌人知道和我們打仗只有吃亏，所以常常开到离我們五里路的地方就不敢前进了。

第二次反圍攻战开始的时候，总司令部行軍到东固桥头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路旁一座小房里休息。不到五分鐘，老百姓来报告，說敌人离这里只有两三里路，就要来了。我就帶着四个傳令兵到前面去偵察，朱总司令在后面也跟着来了。走了不到一里，就遇見了一个旅的敌人，我們总共只有五十多支步枪掩护总司令撤退。朱总司令說：“不要紧，敌人走不贏我們。”他和毛主席分成兩路，爬上大山走了。我到晚上才找到他們。

第二次反圍攻时，敌人有二十万，我們只兩、三万人。毛主席集中兵力对付分散的敌人，一連三天，我們打了三次胜仗，缴了一万多支枪。敌人发现我軍主力在宁都、永丰、兴国三县交界的地方，就把他們的全部兵力，集中在方圓十五里的地区，把我軍团团圍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計劃好后，已經是半夜了。他叫叶劍英參謀长寫命令把彭德怀、林彪和黃公略等同志請来，在大山里的一个小河沟旁边开会。毛主席把軍事地图鋪在沙滩上，在一盞小油灯下看着地图說：“只有五里路的缺口沒有敌人，我

們連夜要從這個缺口全部撤出去，大家回去馬上命令走路，不准用手電，不准講話、咳嗽。”到第二天敵人圍上來時，一個紅軍都不見了。

在這次反圍攻戰中，從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到月底十多天，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都很少睡覺，每晚在一起想作戰計劃，真是辛苦。那時正是夏天，江西蚊子很多，咬人很厲害。紅軍幹部都沒有蚊帳，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也沒有蚊帳，並且連扇子都沒有。每天晚上，就用糠壳和青草在房間里慢慢地燒出煙來熏蚊子，從晚到早，房間里的煙總是不斷。蚊子咬得厲害時，就用擦汗的手巾打，或者拿一張棕樹葉子撕碎打，有時睡着被蚊子咬醒，只好起來游動。機會好，也能買到幾根蚊香。五月到八月四個月中間，每夜都是這樣。冷天行軍宿營時，常常拾些柴來燒火烤，衣服不夠，手腳和身體都冷得發抖。有時工作到半夜，冷得沒辦法，便自己到伙房去要幾個柴來燒火烤。有時行軍下雨，衣服濕透了，也只好穿在身上。

第三次反圍攻，敵人多了，情況更複雜，工作更緊張。天天晚上行軍，白天上山隱蔽。敵人的飛機飛來飛去，發現目標就丟炸彈、掃射。毛主席和戰士一樣，都用草葉把頭部偽裝起來。到了樹林里，先計劃、布置作戰和行軍，或召集幹部開會。工作都做好了以後，才躺下來休息。

毛主席只有一床舊棉被，連棉花帶布不到三斤半，晚上睡覺有時用禾草做枕頭，沒有禾草就用土磚、石頭做枕頭。只有兩套衣服，打了許多補釘，幹部想給他做一件，

他也不要，生活和战士一样艰苦朴素。反围攻时天天行军，常常十天半个月不能换洗。很少见他穿过袜子，总是光着脚穿一双破布鞋子。三次反围攻，生活都很艰苦，总司令部经常吃糙米，机会好时能买到菜，否则就把丈多高的竹筍攀下来做菜吃，有时吃野菜，有时把米磨成粉子做菜吃，有时就只能煮些开水拌饭吃。大家吃什么，毛主席、朱总司令也吃什么。请早行军，毛主席吃不下饭，他的通讯员陈昌奉用茶缸替他盛一缸饭，饭上放一些菜。走了十五、六里休息时，毛主席就把饭拿来吃。有时饭没吃完，又要行军，只好等下次休息时再吃。不行军时，大家吃饭，他也吃饭，每餐只能吃两小碗。

毛主席随身带着一张地图，听说侦察员回来了，马上拿出地图来和朱总司令研究、分析、判断敌情，即刻布置。三次反围攻，都没有后方，每次大战斗都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指挥的。彭德怀、林彪等同志在火线上指挥部队作战，他俩就在离火线两三里的地方指挥。火线上军事干部不断寄信回来报告情况，毛主席也亲自写信、派传令兵送到火线上去指挥作战。有时子弹打到身边来了，就卧倒掩蔽，部队冲锋时，他俩就上山到原来的阵地上去看。

红军不但是战斗队，同时也是工作队，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等工作，每次作战，老百姓都成群结队来抬担架、送子弹、送饭菜、押俘虏，真是军民一条心。总司令部到达一个地方宿营时，就发动群众开大会。毛主席如果去讲话，农民听了常感动得流泪。毛主席

和朱总司令时常关心人民的痛苦，部队行军请向导，他俩交代一定要给足够的钱。说老百姓生活很苦，为了带路误工耽误了，红军不能亏待老百姓。

有个时期，我同毛主席、朱总司令同一个党的小组。每次小组会他俩都按时到。开会时除了毛主席以外，大家轮流做主席，会上只许叫毛同志、朱同志，不许叫别的名。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他俩总是细心分析和解决。老百姓和部队的一切情况他俩都很关心，下面把事情做错了，他俩总是细言细语说分明，从没有态度不好的情形。

朱总司令很关心干部、战士。他有匹黑骡子，行军时看到干部、战士或杂务人员、病人走不动了，他就下骡来让别人骑上。如果别人不骑，他还耐心解释，一定叫骑上，一面还嘱咐要谨慎小心些，莫掉下来。有时买不到菜，个别干部、战士说管理人员不中用，他马上答话说：“管理人员每天忙到黑，你们又不体谅人家困难，买不到就算了。我们生活苦是反动派给的。我们革命同志，都是为了革命，大家要团结友爱，不能闹意见。”我想起，他时常耐心教育我，叫我学文化，他说：“学文化，命令就不会看，怎样工作呢？不认识的字，也可以问我。”又说：“点名、讲话要用心，最多不要超过半个钟头，同志们行军很疲劳。讲多了，他们骂你，你还不知道。”又说：“党员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工作、战斗、行军中都不要脱离群众。做事要用脑子，才能完成任务，这次错了，下次不要再错。”受批评的同志听了，都很高兴。

朱总司令工作十分細心，每次到达宿营地，总要亲自問警戒是怎样配备的？直属单位住在什么地方？离这里有多远？找到向导，要亲自和向导談話：先問他的家庭經濟情况，种了多少田？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够不够吃？再囑咐把东西埋藏好，使敌人无法找到，然后才問每条路通到哪里？当地有多少地主武装？……总要把一切情况都弄清楚才算完事。每次到达宿营地，他总要把地图挂起来，插上紅、白小旗，看了一遍又一遍。

朱总司令很爱运动，无论籃球、排球、乒乓球只要有人打，他就参加，宿营地附近如有学校，他总要去翻杠子和拿竹竿跳高，至少要跳四五次，因为他常运动，所以身体練得很强壮，每天起身比別人早，天天精神飽滿又愉快。他还爱下象棋，干部、战士、炊事員、飼养員，都愿意和他下。他下棋很厉害，前前后后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看到对方要輸了时，他时常把自己的贏棋变成輸棋，使大家下棋很高兴。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和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體中，总是愉快的。

## 朱軍長打禾的故事

沙 洲 搜集

至今，瑞金还流傳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天，太阳象一輪紅紅的火球，高挂在天空。金黄色的稻田一望无际，田埂里“乒乒乓乓”的打禾声响成了一片，农民正在緊張的收割。一个身体結实、精神飽滿的軍人，穿着一身旧軍装和一双半旧布鞋，騎着一匹白馬从田边的大路上經過。忽然馬停住了，那人从馬上跳下来，把馬拴好，急忙的向前面一丘田里走去。原来这田里有个老汉在收割，他收割了一陣又要去打一陣，忙得团团轉，那个軍人走上去微笑地問：“老伯，怎么你一个人割呀？你的儿女哪里去了？”老汉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告訴他：“我的两个儿子都去开会了，所以今天一个人来割。”那人听了忙說：“老伯，我来帮你割好嗎？”老汉惊奇地看了一眼搖搖頭說：“你会割禾嗎？天气这样热，怎么受得住，并且你有你的工作，还是不劳你的神吧？”那人恳切地說：“会割的，你都不怕热，我还怕什么？”那人輕快的走下田去，举起禾把，就乒乒乓乓……的打起禾来了。这声音多么响亮，它盖过了埂上一切的打禾声。老汉帶着敬佩的口气問：“同志，你怎么这样內行，过去作过田

吧，”那人听了点点头，又繼續打禾，直打到日落西山，才騎着馬走了。

有次开大会，这老汉也在里面。随着一陣掌声，一个軍人慢慢走上讲台，用洪亮的嗓子对台下說：“老乡們……”老汉看到这熟悉的模稜和听到这亲切的声音，不禁惊奇地說：“啊！那不是給我打过禾的那个人嗎？”但又疑是自己看錯了，揉了揉眼睛仔細一看，“不錯，是他……”他連忙問旁边的年輕人：“在台上讲话的是誰？”那年輕人用責备的口气說：“你还不知道，他是朱軍长呀！”老汉听了呆呆的看着朱軍长自言自語道：“他就是朱軍长，等我非找他道謝不可。”

## 彭德怀同志二三事

顏 甫

### 第一次見到彭德怀同志

一九三〇年十月，我到了三軍團總指揮部，上級分配我做鄧參謀長的公務員。以前，我只知道三軍團的總指揮是彭德怀同志，可是從來沒有見過面，到總指揮部的第二天，我就問他的公務員毛正武同志說：“總指揮是個甚麼樣子呀？”

毛正武同志說：“看穿戴和我們大老闆一樣，麻草鞋，旧夾布衣，只有這里不同。”他用左手摸着嘴巴說，“滿面絡腮胡須。”

正說着，一個身材魁梧，滿面胡須的人大踏步走過來了，一直向對面房里走去。毛正武向我眨眨眼睛，把嘴湊到我的耳根下說：“這就是彭老总。”我帶着惊奇的神情一直望着他進去了，心里還在想：這那里象一個總指揮，和我們戰士一個樣嘛！頭戴一頂灰布簷帽檐的旧紅軍帽，身穿一套旧灰布衣，褲子上還補了兩個補疤，腳上是一双麻草鞋。要問他和戰士有什麼不同，只有左肩上斜挂着一個黑不黑白不白的旧皮包，听毛正武說：这旧皮包是彭老

总心爱之物，里面装满了軍用地图和重要文件。

有一次，管理科的刘浩同志看見他的衣服旧了，跟他送来一套新衣。彭德怀同志忙問：“送来做什么？”刘浩同志說：“你的衣服旧了，該換一套。”彭德怀同志立刻沉下臉来，很严肃地說：“現在革命还没有成功，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我們就先讲究生活来了，这还叫革命紅軍？我的衣服还可以穿，快拿回去。”刘浩同志紅着臉，三話沒說就退了出來。

## 吃 雞

一九三一年，我們三軍团总指揮部住在江西省会昌甘竹地方，我就开始当彭德怀同志公務員。一天到晚，彭德怀同志的整个心思都用在作战計劃、行軍、宿营上。战士们睡了，他还要打开他的旧皮包，拿出軍事地图，鋪在桌上，两眼望着，看了又想，想了又看，有时工作到半夜过后，有时一直工作到天明。当时，苏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鎖中，生活很苦，尤其是缺少盐，彭总也和战士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供給部为照顧彭总指揮的身体，要每月津貼他三四元的伙食費，可是他不要。有时我們私人湊些錢，弄点好菜給他吃，他总要問这是哪里的錢，如果說是我們自己的零花錢弄的，他还吃一点，如果說是公家津貼的，那他就要批評我們。一天我們发零用錢了，我心想他日夜不休息地这样劳神，應該要吃点好的滋补一下，我就拿他的零用錢买了一只鸡，炒給他吃。他首先就問：“哪里的錢？”我說：“是上面发給你的零用錢。”

这时，他才笑着說：“如果是公家特別开支那可不行。好吧！你快去請邓參謀長，還有你、毛正武和王力祥三個小鬼，一起來打打‘牙祭’。”說着他夾了一塊雞肉往嘴里送，看着我說：“鷄子炒得是好，嗯！要是多放點水，煮點湯就更好了，社全參謀處的同志都喝點湯。”我沒作聲，心里可怪他只關心別人，太不注意自己生活了。平時給他炒的鷄，他總是要我送一半給滕代遠同志和參謀處的同志，剩下一半，還要喊我們幾個公務員一齊來吃。

## 社 馬

彭總有一匹黑馬，个子不算太大，可是，真算一匹好馬，全身烏黑發亮，性情也很急躁，生人莫想去拉它，只要你一走近，這馬就又咬又踢。行軍的時候，彭德懷同志不常騎它，總是社給傷病員同志去騎。有次，由良村出發，走到中途，彭德懷同志看見一個戰士睡在路邊草地上，他問：“你怎么拉？”戰士有聲沒氣地答道：“有病！”他連忙跳下馬來，雙手拉住馬籠頭，對那個戰士說：“你騎！”那病員看見是總指揮社馬，死也不肯騎，彭德懷同志舉起手一揮，說：“我命令你，趕快騎上去！”又要馬夫來扶住他，病員沒法，只得上馬。彭德懷同志就和馬夫跟着馬后走。

## 彭總指揮在陣地上

作戰時，彭德懷同志和很多紅軍指揮員一樣總要親自上陣，戰士們都說：“總指揮不怕死，我們還怕什么

呢？”所以我們的士氣特別旺盛，我們常常能以少數兵力，打敗比我們多幾倍的敵人。

記得是一九三一年六月間，那時，第二次反“圍剿”快要結束了。我軍在江西興國縣高興圩配合一軍團，拦腰打白匪軍。那是一支國民黨的精銳部隊，無論人數裝備都比我軍強得多。敵人派了兩個團佔據高興圩的山頭，我軍第二師派了一個連去主攻，彭德懷同志親自指揮作戰。他所在的那個山頭，離敵人陣地只隔一條小江。他站在山頭，拿着望遠鏡一望，只見敵人的火力很強，把我軍壓在山腰，他縱身跳起來，提起一面馬刀，邁開大步就沖，參謀處的同志緊緊跟在他後面，戰士們看見總指揮親自沖鋒陷陣，個個奮勇，人人爭先，一口氣沖過了小江，打了一個半小時，便把敵人的氣焰壓下去了。部隊下來宿營時，在路上，我看見彭德懷同志走路有點不正常，忙問：

“總指揮，你的腳怎么走路不方便？”

他站住了，撿起褲子，只見他的大腿上被子彈擦破了一塊皮，紫黑的血粘住了褲子，他眉頭都沒皺一下，笑着說：“小意思，打仗挂花，這是兵家常事嘛。”

（趙海洲 孫興仁記）